

张学东

著

# 绿芭蕉

中国当代试曲部  
又  
文学文库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 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

# 绿芭蕉

张学东

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 
宁夏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绿芭蕉 / 张学东著. --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1. 12  
(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)  
ISBN 978-7-227-04889-3

I. ①绿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53031 号

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——绿芭蕉

张学东 著

责任编辑 唐 晴 勉向进

封面设计 项思雨

责任印制 王 瑞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 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[renminshe@yrpubm.com](mailto:renminshe@yrpubm.com)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mm×980mm 1/16 印 张 17.25 字 数 260 千

印刷委托书号(宁)0012334 印 数 3500 册

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4889-3/I·1274
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目录

001 / 玻璃窗前的女人

013 / 传帮带

025 / 绿芭蕉

043 / 半途

061 / 蓝色鸭蹼

075 / 三万英尺的高度

088 / 深巷

106 / 过客

124 / 老梅与古树

134 / 对于一块玉的怀想

146 / 在乡野间

155 / 河湾

168 / 看家

180 / 光荣的火柴

194 / 一季草木

218 / 往事三题

230 / 老万家的油瓶子

251 / 梅香传

## 玻璃窗前的女人

组长一大早打来电话，叫她务必赶到水天一色去。

当时，小灵通快没电了，告警声嘟嘟乱响。组长在电话里说得清楚，姑奶奶你好歹得来一趟啊，我这里实在是拉不开栓了，手机快被打爆了，客户急得骂娘，说你们他妈的不讲信用，我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，该派的人都派出去了，新华你好歹克服克服吧，算我求你好不好。组长生怕她不肯来，还想说点十万火急的话，可她的小灵通彻底没电了，随着短促的嘟音最后一闪，黑屏了。

裴新华没有立刻给小灵通充电，心里暗想，这个破电话，要是组长来电话之前没电那该多好啊。转念她又嘀咕，这都是过年给闹的。年究竟有什么过头？为什么家家户户都把年看得那么当紧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单单把过年这几天看得比命都重要，好像过去的三百来天都为这几天活着，归根结底，还不是人口袋里有俩臭钱烧的！有句老话说得多好，年好过，日子难过；还有，富人过年，穷人过关。这不，人家都忙着办年货过年，他们还东奔西跑低三下四地上人家里去服务。

按说平常，家政公司并不算太忙，忙一天歇两天，活是不定期的，尤其像裴新华她们保洁组，一周下来也擦不了几块玻璃，有时闲得实在无聊，大伙就窝在公司里打打双扣。组长是个铁杆牌迷，平时嘻嘻哈哈，只要手一抹牌，浑身带劲，小眼睛聚光，非把别人打得腰酸背痛叫苦不迭。组长每次打牌有个毛病，非要拽上裴新华跟他联手，组长当着众人面说，新华呀新华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咱俩夫唱妇随好好来一把。那口气是可怜巴巴的，又有几分油滑，好像不是叫着她玩牌，而是在死乞白赖地追求她。惹得大伙不由得发笑，组里另外几个年纪大点儿的女同事就说，小裴你得当心，组长那双小眼睛老色迷迷的。裴新华自然不会当真，知道组长这人爱玩笑，总没个正经的。但是，她也知道，当这最基础一层的小头目，确实需要这样的人，组长不光牌打得

好,平日带领她们这一帮子小媳妇和老娘们,也算得心应手。

放下电话,裴新华还是懒得动一下,身子直发软,手脚冰凉,走路都没有气力。每月都会有这么几天的,体内就像设着一个险恶的关卡,这纯粹是作为女人的问题。这种状况大概是从念初中时开始的,从少女到少妇,再到后来做了孩子的妈妈,如今女儿都念五年级了,这种问题始终如影随形伴着她,疼痛,虚弱,苍白无力,怕冷怕凉,还有要命的呕吐,这些毛病几乎成为她身体乃至生命的一部分。每次百般隐忍地穿越自身的那个卡,裴新华都会产生九死一生的感慨:如果还有下辈子,如果可以选择,她是绝对不再做女人了。

可是,女儿的存在无疑又粉碎了她的美好愿望,女儿就好像自己的影子,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,那不过是她的妄想,永远不可能实现。事实正是如此,随着蓓蓓一天天长大,裴新华的担心也在一天天变得强烈起来,她非常害怕女儿的那一天来临,这种担忧简直比对她自己的周期更为严重。万一有一天蓓蓓也像她一样麻烦,那该怎么办呢?要知道蓓蓓那么小,那么可爱,那么弱不禁风……天哪,为什么一定得是这样,做女人可真是难帐啊!

前些天,蓓蓓就已经赶着把假期作业完成了,女儿说这样过年才踏实。蓓蓓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中不溜儿,每次去学校开家长会,裴新华都有点儿战战兢兢的,生怕被老师点名。不过,这孩子倒是很懂事,从来不在学校里惹事,老师还经常夸她,说劳动最积极。有其母必有其女,裴新华想女儿肯定是受了她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其实,她半点儿也不希望,女儿整天在班里帮着老师同学那么积极地干这干那,她更希望女儿能把心思都用在在学习上,把成绩提上去,那样,她这做妈的才觉得脸上有光。她可不想女儿将来跟她一样,除了会干活,没其他的出息。

蓓蓓爸正站在厨房的水池子跟前,吭哧吭哧地收拾带鱼。带鱼是他们单位分的,每人五斤,带鱼不算新鲜了,而且,看上去还没有蓓蓓爸腰里的皮带宽。蓓蓓爸昨晚值夜班,天亮才回家,白天原本想好好补一觉的,可单位偏偏分了带鱼,这几天裴新华又不能沾冷水,所以,只好由他亲自动手收拾了。

裴新华在房间里唉声叹气,蓓蓓爸说要去就早早给人家去,不去也给个准信,应人事小,误人事大。裴新华懒洋洋地走到厨房门口,丈夫手里抓着把

脏兮兮的锈剪刀，正笨手笨脚地刮着带鱼，他刮上一会儿就停住，用同样脏兮兮的手背蹭一下脸，他的脸溅上了星星点点的污渍，好像还有丝丝乌血，样子看上去有点滑稽。池子里的水眼看快满了，那种泛着银灰和乌黑色的一层东西，正腥耗耗地漂浮在水面上，看上去实在叫人恶心，她直想吐。

这也能叫带鱼，哼，亏你们单位还好意思弄回来，再兴师动众地分给大家，肯定是工会的那些王八蛋，吃了商家的回扣！裴新华双手叠在一起捂着肚子，眉头紧锁，腰都直不起来。蓓蓓爸说就知足吧，反正宽仄最后吃到肚子里，还不都是一样的。停顿一会儿又问，你到底去不去？不去，赶紧回个电话，省得人家着急。裴新华想了想说，去不去哪由得了我？唉，这辈子天生就是受苦受累的命！蓓蓓爸扭过脸，有些无辜地望着她，说，连带鱼都没让你洗，还冲人发这种牢骚。裴新华还想说点儿什么，但见丈夫埋头忙忙乎乎的样子，便有些不忍心了。上了一晚上的班，回到家还得洗带鱼，也真是难为他了。

裴新华出门前又叮嘱丈夫，让他洗完鱼先好好睡一觉，等蓓蓓中午从外语补习班上回来，叫他带女儿去小区门口随便吃碗面什么的。蓓蓓爸说知道了知道了，你快去吧，记住千万别碰冷水……实在撑不住，就跟他们请个假回来，大不了咱们不挣那点儿钱。丈夫就是这样，虽没多大能耐，在单位里也默默无闻，人一多话就少得可怜，见了领导连个烟也不知道递一根，不过这十多年对她确实很好，知冷知热，问寒问暖，特别是每个月那几天，他总是主动承担起家务，她还有什么感到不知足的呢？

水天一色是新建成的花园式生活区（毗邻城南的一片芦苇湖，原来这里也是郊区，如今搞开发了，商家打出的口号叫“远离闹市、岛上群居”），离裴新华家至少有四十分钟车程——当然是指乘公交车，打的去就快多了，用不了一刻钟，可出租车钱是公交费用的十倍。所以，裴新华只能一站一站停停走走慢慢往过去摇呗。

车上人满为患，挤得人肠胃痉挛，腿脚像宇航员在空间站里那样不时离开了地面，踩着别人的鞋或裤脚，频遭白眼也在所难免。一路上当然都得站着，抢不到座位，也没有人肯把位子主动让给裴新华。她痛苦而又悲壮地盯着车厢壁上的那块提示牌：请把座位让给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孕等人员。裴新华就想，

这牌子上应该再加一条,那就是让给经期的妇女。这种时候女人简直就是奄奄一息的伤员,身体不停在流血,坐着总是要比站着好一点儿,最要命的是,那种隐秘的淅淅沥沥无时无刻洗劫着她,让她浑身一个劲发颤打怵,好像谁暗里正拿根针一下一下戳刺她的神经。

但是很快,裴新华就意识到自己很荒唐:因为她的想法缺乏可操作性,太不现实了,经期的女人不像孕妇挺个肚子那样有明显的标志,除非你自己说出来,别人无从知晓,又怎么能博得大伙的同情和关照呢?可见,世上没有比经期的女人更可怜更痛苦更无奈的,这就叫有苦难言,一切只能自己默默忍受。

组长说新华你怎么才来呀,我眼睛都快望穿了。

裴新华蹲在门口的红色的蹭鞋垫上,一边忙着往自己脚上套准备好的蓝色塑料袋,一边回答说,车慢得像老牛在拉呢,叫我有啥办法?组长说都火烧眉毛了,你就不能打个的来吗?打车当然容易,那你给我报销啊!组长听了,一时语塞。

很快,裴新华已经套好鞋袋,身体猛地一起,顿觉血撞脑门,眼前一片碎的金花银花儿雪片样乱坠,身子不由前栽后摇起来,若不是组长眼疾手快拉住她,人恐怕早就跌倒了。看你脸色白惨惨的,到底行不行?新华你好像病得很厉害的样子。本来就是,你还以为我骗你呢!组长好像也意识到自己是明知故问,就很关心地扶着她,两个人一同走进客户的门厅。

裴新华定了定神,随便扫了一眼,房子真大,摆设豪华闪亮,装修气派考究,客厅南面是一扇巨大的落地窗,阳光穿过玻璃照射到实木地板上,使得空间的纵深感急剧加大。每次,走进客户的家里,她总会最先注意到窗户,她想起小时候就知道的一句话,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那么反过来,窗户就是房间的眼睛吧。这扇足有四米来长的全落地玻璃窗,如同一只巨大的天眼跟她对视着,让她觉得自己一下子矮了许多。她几乎听不清组长在说什么,她甚至听不到自己的声音,她像一只浮动的幻影,久久不能落下来。

其实,这样的感受不知有过多少回了,就像身体此时所遭遇的那种隐秘的疼痛,平时她觉得自己很健康,也很年轻,跟别人没什么区别,可经期就完全不同了。她觉得自己就像剩下半条命的老妇有气无力,另外那半条命完全



不由自己掌控，仿佛被魔鬼攥在手心，它非要定期来折磨她一通，直到她付出血和痛的代价，或者，她付出的远比这些还要多得多。

组长领着裴新华，在人家里前后转了一圈，大大小小的有十几扇窗户。组长说现在是年跟前，供求严重失衡啊，擦最小一扇窗也不能低于二十元。裴新华始终面带难色，组长说新华你就咬咬牙，多劳提成就多，公司不会亏待大伙的。

既来之则安之。裴新华从随身带来的包里取出磁铁擦窗器和几块抹布，对组长说：“你少来这一套，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来的。”组长笑咪咪的，他一笑眼睛就没了，他刚想对她说什么，手机响起来，不知铃声什么时候换成是那首闹哄哄的《嘻唰唰》，裴新华听了觉得很滑稽。组长慌忙从兜里掏出来接听，听那意思又是客户打来的，催人去干活，组长一连声的好好好马上马上一定一定。

接完电话组长就要准备走了，说他还要到其他几个地方安排和检查工作。裴新华说天哪，这么多窗户，我一个人几时能擦完呢？组长说好我的新华，若是再能派出第二个人，我就不用催你来了，咱们保洁组的十几个人全派出去了，都是一人负责一户，这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。裴新华无话可说了，知道组长也是真为难。组长临走前，从身上掏出一张购物卡交给她。组长说这是公司给大伙的一点儿福利，今年就不分东西了，又发又领的怪麻烦人的，家里需要点什么，自己到商场买去。

裴新华随手把购物卡塞进牛仔裤的后兜里，心情多少好了一点儿，这样回家也好跟蓓蓓爸说道说道。这年头分东西太土了，用几斤带鱼几斤香油打发职工，想想就觉得好笑。不管怎么说，家政公司还是有些福利的，“五一”组织大伙出去爬小口子山，八月十五和国庆节也都有表示，每年还发两次劳保（香皂肥皂手套之类），至少比丈夫那个老抠门的单位要强吧。她又往窗户上看了看，不算特别脏，擦吧，早干早了，也好回家歇着去。

于是，她抓紧时间把带来的工作装换上，又戴上套袖和胶皮手套，跟人家打了声招呼。客户家里现在好像只有个戴花镜的老人，耳朵稍微有点背，正斜靠在沙发里哗啦哗啦翻着报纸。她大声讲了两遍，对方好像才听明白了，冲她指了指卫生间的方向，她这才进去接水。

水是从浴缸的龙头下接的，把水阀拨到有红点这边，刚接不一会儿，便有热水了，都烫手呢。她知道一般这样的家庭都自备热水器的，但按照公司的规定，最好不要轻易使用人家的热水，因为有的客人很挑剔，热水毕竟成本要高些。可今天她必须得用，她可不敢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，她刚才甚至想过了，就算让她花点儿钱也得用热水。好在这家只有一个老人，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，所以她就径自去接了。然后，她又去厨房找来瓶装的洗碗液，往水盆里挤了十多滴，又用水指搅了一会儿，见白泡沫在眼前浮起来，才把擦窗器和抹布浸泡在里面。

手搭在玻璃窗上时，她下意识地往外瞅了一眼。远处一片晶莹，也像一块很不规则的大玻璃，正在楼前闪闪发光——原来是湖水结的冰，整个湖面都封冻了，靠近湖边有几簇芦苇，早已干枯，它们在冬日的阳光下缩头耷脑若有所思。冰上时不时有人影晃动，像一只只黑头的蜻蜓滑来滑去，又好像很不经意地在上面积拭着什么。

她无心再看外面的风景，两只手在窗户上配合协调，擦窗器被她两只手里的绳子拽着，也像冰上的人影儿，开始在玻璃面上来来去去上上下下。她偶然回头，发现客厅里的那个老人已经不再翻报纸了，而是正仰着脸老态龙钟地盯着自己，目光从垂挂在鼻梁上的花镜框里翻出来，十分好奇，好像在观看杂耍，又好像她本身就是一只怪物。

裴新华心里多少有点儿别扭，急忙收回目光，手下放快了速度。夹在擦窗器中间的玻璃，开始吱吱地叫，像被夹疼了女人似的，有些神经质。

组长再次露面，已接近中午光景了。包括阳台最大的那扇窗户在内，裴新华大小擦完了五面窗，这几乎是她平时一天的工作量。那个翻报纸的老人始终没有跟她说一句话，只是很好奇地望着她，目光简直像一个懵懂的孩子。组长进门东张西望，嘴里说，不错不错，照这样的进度，再有个把钟头就完事了。

这时的裴新华已经相当疲倦了。她身边又无帮手，擦的时候人难免要爬上跳下的，费腰费胳膊也就可想而知。一路擦下来，人便腰背酸痛，再加上冬

季室内外温差较大,干活的时候又得把窗户开开关关,人爬在窗台上,还不得不时地把身体探出去,腰背总是露出一大截儿,不一会儿工夫,就让冷风吹透了,寒气直渗到脊椎缝里。

裴新华双手撑着大理石窗台边儿,慢吞吞地从上面蹭下来,话也不想说一句,只面无表情地点点头,算是跟组长打过招呼了。组长也不介意,说快了,再加把劲。她呢,还没来得及脱去手套,就觉得小腹内一阵剧烈的拧扭,腰像被谁从后面踹了几脚似的,直挺挺抹转不过来,又像整个腰里箍了一卷钢板那样僵硬。她一手搭在后腰上,一手死命摁着小肚子,几乎是跌跌撞撞冲进人家的卫生间,随手把门锁上。

说心里话,裴新华很喜欢这家的卫生间,刚才几次进出接水换水,她是留心过的。里面无论是淡雅的墙壁砖、磨砂地板,还是乳白色整齐划一的PVC吊顶以及柔和的灯光,都有种很温馨的味道,特别是那只线条流畅感觉非常舒适的白瓷浴缸,要是放满了热水,人进去闭上眼睛躺一会儿,感觉一定好极了。不像自己的家里,两室一厅的旧房子,卫生间不足四平方米,她跟女儿同时进去就转不开身,仅在墙上安了一只再简易不过的铁皮热水箱,洗澡的时候两只脚得叉开,分别站在蹲便器的两侧……浴缸?见鬼去吧,恐怕这辈子都别想了。她想,这就是不同人的生活啊,人家天生住大房子,坐着方便,躺着洗澡,还要雇别人来给擦窗子,而像她这样的人,一切都得反过来,只能将就了。

现在,当她捂着自己的肚子,迫不及待地坐在人家的马桶上时,眼睛像是疲倦地无法睁开,她根本无暇顾及四周的一切,舒服好坏与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舒适又算得了什么,如果可以替换的话,她倒是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一直风平浪静,坐着也好,躺着也罢,这些不过只是个形式,只要每次别来得那么痛苦,她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。而伴随着下身痉挛般的一阵涌泄和来自腹部一次次抽紧,她觉得自己像是快死的一个女人,而且,就要死在别人家的卫生间里——这是多么龌龊而又荒唐的事情啊!她拼命咬住嘴唇,像九死一生的分娩中的产妇,又像气息奄奄的溺水者,正可怜巴巴地期盼岸上能伸下来的一只有力的手臂,拉她一把,使她能够脱离这苦海。

她几乎不敢呼吸,生怕自己会因为此时那种苦不堪言的痛苦和绝望,而

忍不住叫出声来,或者,歇斯底里尖叫。不知过了多久,门被当当地敲响。显然,有人要用卫生间,而且从敲门的声音判断,好像也很着急。裴新华仿佛从噩梦中苏醒过来,眼睛能睁开了,手脚却还冰冷,两条腿完全麻痹了,犹如瘾君子刚刚完成了一次疯狂而又贪婪的吸食。她冲外面无助地应了一声,同时用一只手扶着汉白玉的盥洗台沿,想努力让自己站起来。可这时,出现了一个非常棘手问题,她身上没有装换用的卫生巾,她用焦虑的目光扫视了一圈,靠近马桶左手边的不锈钢挂盒里有卷纸,盥洗台上有化妆用的高级抽纸,唯独没有她需要的那类东西。

与此同时,敲门声复又响起,啵啵啵,不像敲而是在用力踢打了,外面的人简直忍无可忍怒不可遏了。接着,她就听到组长不满的喊话声,新华你快出来,新华你怎么回事,人家孩子等着用厕所呢,你怎么老占着不出来呀?快快快!动作放快!

这样一来,裴新华觉得自己彻底被逼到绝路上了,她有点面红耳赤,手足无措。情急之际,也顾不得许多了,她三下两下从不锈钢挂盒里拽出二米多长的卷纸,随便团团团巴来应急。她的举动就像没有任何犯罪经验的嫌疑人,那样手忙脚乱,那样无所适从。最后,当她草草地收拾利落自己,并用冰冷的手指去触按马桶的冲水开关时,又不经意中在宽大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——那个女人看上去脸色惨白,神情惶恐,一副心惊肉跳的样子。

裴新华刚一拧门把手,来自外面的那股巨大的冲力,就以势不可挡的恼火和迅捷闯进卫生间里,她险些被对方又撞了进去。组长像酒店的侍者一样诚惶诚恐地守在门口,见她出来,便刻不容缓地上前质问道,怎么回事嘛,别忘了咱们可是在客户家里,咋一进去就没完了,人家孩子从外面回来正急着用呢!裴新华一句话也没有说,她茫然地注视着自己刚刚擦过的那面窗户,真是透亮啊,上面的玻璃仿佛都不存在了,外面的景物尽收眼底,房间因此显得宽敞无比。

组长说新华以后要多注意点儿,咱们是搞家政的,要时时注重公司形象。裴新华想都没想就顶了他一句,不就上个厕所,你至于东拉西扯的吗?组长却一本正经地说,话不能这么说,以小见大嘛,你没听见现在到处都在讲,细节

决定成败。裴新华本来就有气无力的，实在懒得听组长跟她拔这些高调，就自顾去收拾放在窗台上的工具。组长自觉无趣，也跟了过去，说眼看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，干脆收工下午再说。

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那个老人颤巍巍跟到门口，组长忙客客气气地说老人家不用送了，吃完饭我们还要回来接着擦呢。老人不无严肃地冲裴新华扫了一眼，然后又转向组长的脸，说，你是她的领导吧。组长笑着腼腆地回答，也算不上啥领导。老人似乎对此不感兴趣，接着颤颤巍巍伸出五根鸟爪似的、似乎永远也伸不直的手指，在组长面前晃了又晃，热水，五桶热水啊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是造孽哟，我活了一辈子，也没见过拿热水擦窗子的！

组长立刻愣了一下，扭过脸看看旁边的裴新华。裴新华赶紧抿了抿嘴唇，嗫嚅道，不是天气冷么，用热水擦得干净些。组长没好气地说就你事情最多，人家要是没热水，难道你就不擦了？裴新华望着组长愠怒的样子，她还想争辩什么，可忽然鼻子一酸，到嘴边的话又无端地哽住了。随后，她把头一低，像是要夺路而逃，人就擦着组长微微挺起的啤酒肚疾步走出去。组长在后面连着喊了她好几嗓子，她头也没回。

裴新华不打算回家吃饭，那样的话，时间都得耗在路上，剩下的活天黑前怎么也干不完。她一口气走出水天一色，在外面趑摸了老半天，最后进了街边的一家不起眼的拉面馆，先要了一碗热面汤，烫烫地喝了大半碗，接着才要了一小碗拉面，花了两块半。她在面里调了两满勺油炸辣椒面，觉得还不够，就又往里调了一勺子。她想着这样吃下去，身子或许能暖和暖和。

蓓蓓爸一边穿衣服，一边不无遗憾地说，丢就丢了，有啥好哭的，权当破财消灾。蓓蓓给她递过一条擦脸毛巾，也说，妈别哭了好不好，不就是一张破卡，你就是哭上一整夜，也哭不回来了。蓓蓓爸也附和着说就是的，要是能哭回来的话，我们俩也跟你一起哭。

裴新华一把抓过女儿手里的毛巾，用力捂在自己脸上，一副羞于见人的样子，哭声好像被隔开了，只能听到些微的吸吸啜啜声。蓓蓓爸出门前对她说，洗一洗早点睡吧，辛苦了一天了。他回头又叮嘱女儿，蓓蓓好好劝你妈。

然后,裴新华听见丈夫咚咚的脚步声渐渐远了,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难受,好像蓓蓓爸不是去上夜班,而是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,要永远离开她们娘俩。

这种感觉来得猝不及防,裴新华似乎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,就像刚才发现自己被贼偷了一样。白天的事情她还没来得及跟丈夫和女儿细说,她也不想说,傍晚回到家时她已经彻底没有说话的力气了。一家人吃完饭,她本来是想把那张福利卡给丈夫显一下的,好让丈夫也高兴高兴,结果一摸裤兜,才发现卡片丢了,她想肯定是在该死的公交车上,人多得跟下饺子似的。她后悔死了,早知道该把它藏在贴身的口袋里,或者,哪怕多花点儿钱打出租车回来呢。

就在这时,窗外绽出璀璨的焰火,一簇又一簇的奔放开来,映得窗户五颜六色。蓓蓓兴奋地拽了一下她,跳着脚嚷道,快看快看,外面放烟花啦。裴新华像只木偶呆呆地望着窗外,玻璃上有自己跟女儿的影子,看着看着就变成自己干活时一动一动的样子了。刚擦干的眼睛又湿乎乎的,就像镀上厚厚哈气,怎么也擦不清爽,脸颊上过一会儿就冒出一两颗玻璃样的小珠子,冰冰凉凉地滚下去。

裴新华默默地走到窗前,抬手把窗帘拉上了。蓓蓓有些不满地冲她撅着小嘴说:“真没劲。”裴新华没有搭理女儿,或者,根本就没有听见女儿咕哝什么,她捂着肚子进了卫生间,她需要在里面好好蹲一会儿。这种时候,她更想一个人待着,先前在车里被挤得死去活来的情形还历历在目。现在,她急需一个单独的空间,哪怕只是躲在里面偷偷地抹一会儿眼泪,她不能也不应该在女儿面前哭得像个孩子。

等她摇摇晃晃出来,却见组长正跷着二郎腿在沙发上吸烟,腿脚一抖一抖,一筹莫展的样子。裴新华脑子闪过一个念头,她想蓓蓓肯定背着自己跟组长说了路上丢东西的事,这死丫头嘴巴真长。于是,她就冲女儿的房间说蓓蓓你怎么不给叔叔倒水?越大越没礼貌!组长忙欠身说不渴不渴,说句话就走。蓓蓓的房门哐的一声关上了,好像很委屈很有意见。裴新华还是去给组长倒了杯茶,她往沙发上坐的时候,才发现茶几上有一个鼓鼓的塑料袋,是组长带来的东西,里面装什么看不太清。

组长把手里的茶杯原封未动放下，目光职业性地朝窗户上望了望，他一开口就有点儿明知故问，家里窗户还没擦吧？又说干咱们这行的，他妈的忙得连家也顾不上。裴新华始终悄不作声。组长的话题总是云彩似的飘来飘去，迟迟落不到实处。裴新华的目光再次瞥向那只塑料袋，从袋口露出的那么黄茸茸的一角来看，像是毡毯之类的东西。组长似乎是要做一个重大的决策，终于把他手里的烟头捻死在烟灰缸里。

想想真叫人窝火啊，咱们那个活算是白干了，妈了个巴子的，晚上回家饭碗还没挨到嘴边，就让人家一个电话提溜去，跟他妈的训孙子似的，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！组长言归正传。裴新华觉得太阳穴像被针尖一挑一挑的疼起来，她用力将两根食指压在痛处，不停地揉着。

喏，组长拿下巴颏点了一下茶几上的塑料袋，接着说，我以为多大的事情呢，就为那么个破屁股垫，非说是我们的人给弄脏了，叫人哭笑不得。说着，组长冷笑了两声，又说，新华我实在没有办法，嘴皮子都快磨破了，没见过那么一家不讲理的。组长说话的时候，裴新华始终痛苦地闭着眼睛，两根手指坚硬地顶在太阳穴上，好像要把那里顶个窟窿放出血来才肯罢休。

组长的电话忽又唱起那首歌来，嘻唰唰……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，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……听起来简直刺耳得要命。组长又是一通好好好一定一定尽快安排的套话。接完电话，组长已经不知不觉站在门口了，他离开前扭头对裴新华说，林子大了，啥鸟都有，新华你也别太往心里去，我还忙呢先走一步了……裴新华木讷地看了看组长，又看了看茶几，仍旧一句话也没有。

组长走了很长时间，她才茫然地从沙发上起来，开始在卧室里一通翻箱倒柜，最后找来一把裁衣服用的剪刀，然后跟组长留下的东西一并拎到卫生间里，随手把门销插上。她甚至连袋子都没顾得上解开，就蹲在地上，恶狠狠地拿起剪刀，咔嚓咔嚓一通狂绞，好像，不仅仅是在剪一只软绵绵的马桶圈，而是在潜心对付一个多年来的冤家对头，一个自己命中的宿敌。

白天太累了，加上身体又不舒服，夜里裴新华睡得很沉。蓓蓓来来回回上了好几次卫生间，最后一次才把她吵醒。

裴新华迷迷糊糊从卧室里出来，发现女儿的房间好像还亮着灯，起初她没太在意，就径自去解手。灯一开，她立刻被吓了一跳：便池大概堵了，污浊的下水正从里面险恶地翻涌出来，便池满溢，地板上到处是脏水，几团泥泞的卫生纸被冲到门口和墙角，样子十分龌龊。

她下意识地叫了两声蓓蓓，没有人回答。她忽然省悟过来，该死，正是自己睡觉前把那些较碎的破玩意扔进便池里的。

这种时候，裴新华简直想使劲抽自己两下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，眼前荒唐的景象，已经可恶到让她无法容忍的程度！裴新华连着骂了好几声他妈的。她一面骂骂咧咧，一面慌忙卷起两只睡裤脚，然后就踮着脚尖踩进去。她先打开地漏里的铁球阀，好让地上的淤水赶快往下流，又抄起一只胶皮撮子，用力往便池口压下去，再使劲拔起来，如此反复。

正当她愤怒地撅着屁股，不停忙乎的时候，蓓蓓嘴里无助地呻吟着，一路趑趄拉拉地朝卫生间小跑而来。裴新华听到脚步声，猛一回头，发现女儿瑟缩在门口，样子很可怜，腰背弯得像只虾，双手叠摞着压在小肚子上，平时红扑扑的两只脸蛋全无血色，取而代之的是苍白的忧郁和那种难言的惶恐。女儿从小长到今天这么大了，裴新华还是头一次见她这样。

裴新华顿时觉得自己的脑袋嗡的一声，好像不小心一头栽进深水里，短时间内整个人都懵住了，好半天才逐渐有了些意识。她转过身很想跟女儿说点什么，嘴角嗫嚅着，喉咙却一阵发紧。她已经有点语无伦次，来了啊？你真的……是来了吗？蓓蓓……在片刻的死寂后，她听到女儿带着哭腔说，妈我可能快死了。那时，右手里的胶皮撮子好像一条活的鱼，抓不住似的蹦到地板上，又溅了裴新华一脸脏水。



## 传帮带

清早下过一场暴雨，直到这阵子地上还残留着几汪银亮银亮的水。出租车的灯光从巷口猛然照射进去，那几汪寂寞的雨水仿佛受到了光的召唤，在不远处的水泥板上一晃一晃地跳闪个不停，跃跃欲试着，要从地上飘升起来的样子。

下雨的事起初折鹃红一点儿也不知道，那时候她正在自己的房间里蒙头昏睡，前一天晚上陪客人出去喝酒，折腾到凌晨两三点才回来。她的酒量比起当初已经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了，她现在经常是喝完白酒喝啤酒，有时还可以再喝点干红或白兰地什么的。总之，她觉得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像一只坚硬的容器，随便什么酒都来者不惧。听说那场雨下得特别大，是入夏以来的头一场雨，后来还落了一阵指甲盖大小的冰雹，连路边刚开没几天的槐树花都被冰雹击落了，枝头看上去有些光秃秃的印象。通常，槐花开的时候，叶子还只是隐藏在枝梢上的十分细嫩的茸芽儿。

早晨的时候，莎莎用手指轻轻掀开被角对她说，鸽子姐下雨了，你快起来看看，好大的雨啊！折鹃红没好气地哼了一声，翻过身又要睡去。莎莎却忽地爬到她床上一个劲摇她的头，莎莎说快起来吧鸽子姐外面下冰雹了！折鹃红真的有点恼了，眯缝着眼睛骂莎莎你是不是要死了？天要下雨娘要嫁这有什么稀罕的！真是少见多怪。莎莎后来再没有喊她，折鹃红蒙在被子里依稀听见房门好像开了，从外面传来一阵叮叮咚咚的声响，接着门又被轻轻关上了。折鹃红嘴里不无怪怨地嘟囔了一句，这个小贱货，就又睡着了。

莎莎当然不是真名，莎莎的名字是莎莎自己给自己起的，鬼才知道莎莎原来叫什么名字呢。平时莎莎好像很痴迷那些当红的女歌星，有事没事总哼着那些女人唱过的什么歌，却总也把不准调的样子。莎莎刚来店里的时候多亏了折鹃红跟她搭讪。当时别人都不拿正眼看莎莎，嫌她身上有点那么个劲